

793



二人轉小丛书

柳春桃

北方文艺出版社

1021117

08

柳 春 桃

奚 青 汶 著

北 方 文 藝 主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42}$ · 印张 $\frac{8}{21}$ · 字数 7,000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书号: 0202

统一书号: T10·180

定价: 五 分

女：大办农业掀高潮，

男：一浪更比一浪高。

女：万众一心党领导，

男：第一线上红旗飘。

女：高山低头大海让道，

男：英雄人物数今朝。

女：表一个姑娘刚出学校，

男：她就是柳大娘的闺女柳春桃。

女：高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

一心到农业战线逞英豪。

男：为这事她妈气的直吵吵，

喇叭匠扬脖你起什么高调，

自己没上秤啊，你约一约哇，

拿不动锄，抡不动镐，要不动镰刀，

来一阵大风就能刮倒，

豆大雨点呀，砸折腰。（甩腔）

（夹白）你看你呀，饭吃那么一碗，汤

喝那么一勺，出大力的活你干得了？

再说一个姑娘家，务庄稼有什么出

息呀，还不如将来念大学。

女：春桃說，你只知月亮大來星星小，
大樓要比小房高；
大辦農業的重要性你知道的太少，
國家的形勢發展你沒看着。
你沒瞅下鄉的青年男女有多少，
一批接一批好象大海長春潮。
農村里天高任鳥飛海闊凭魚躍，
誰不為建設新農村爭着立功勞。（甩腔）

（夾白）毛主席他老人家說，農村里是個廣闊的天地，青年人在那里是大有作為的。你不是常說嗎，不信神佛和菩薩，就信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話，可現在……

男：（白）孩子，是這麼回事：
媽耽心你的肚子疼病還沒好，
頂不住那大碗涼水熱粘糕。

女：你說我身體弱，還不是因為勞動鍛煉的少，
要不信我下鄉干它一年回來你再瞧。
勞動就是靈芝草，
千病百病都能治療。（甩腔）

（夾白）媽，你老人家還不知道，現在的新農村哪，可不是過去的舊莊稼

院儿啦。那真是，人民公社无限好，
拖拉机，遍地跑，姑娘小伙不老少，
集体劳动干劲高，这些个都是党
领导。妈妈你就不用一劲把心操，
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把农村去，我就
不吃饭不睡觉老和你叨叨。

男：柳大娘一見女儿发了急躁，
倒不如依着她别把她气着。
累她一年让她知道知道，
顶不住她自个就往回蹶。
那时候再考大学也不晚，
反正是年轻轻的耽误不着。
主意打好面带笑，
叫了声妈的小春桃，
你实在要去呀，妈也不能扯你的腿，
(白)可是孩子呀，

女：(白)妈！

男：顶不住你可千万往回蹶。
可不要属穆桂英的阵阵少不了，
拿自个身子不当刀。

女：(白)妈，你同意了？

男：(白)咳，妈撵不过你呀！

女：喜的个春桃不知说啥好，
抱住了我的妈直劲儿蹦高。

男：这么大了还象小孩儿，没个大小，
老实点小心晃折了媽的腰。（甩腔）
（夹白）咳，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宝贝丫
头，顶着怕吓着，嘴含着怕化了，
你笑啥？有道是一壠萝卜一壠菜，
誰的姑娘誰不爱。

女：树叶綠了，

男：又黃了。

女：花儿开了，

男：又謝了。

女：轉眼間春夏已过，

男：秋来早，

女：天高气爽，

男：金风飘。

女：仍不見春桃，

男：往家跑，

女：不由大娘好心焦。

离家一年就写了两封信，

死丫头一心溜着壠沟找豆包。

这一天又接到春桃一封信，

老大娘放下愁腸喜上眉梢。

暗想道：这回八成是回过味，

求我这当媽的給想招。

死丫头当初要不任性有多好，

純粹是自己找罪遭。

急忙忙戴上花鏡取出信稿，

从上而下仔細瞧。

上写着亲爱的媽媽你老好，

一年來沒能回家請您担量着。

下农村一年來收获不小，

男：（白）啊，还有了收获了？

女：在这廣闊的天地里大有东西可学。

虽遇見一些困难，但並沒有把你的女儿吓倒，

男：（白）团员嘛，能随便就吓倒了嘛！

女：四季活耕、种、鏟、趟、割、拉、打
都有个“五把抄”。

男：（白）哟！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女：我知道这應該归功于党的領導，

男：（白）那当然了，你一个小黃毛丫头，
懂个蛋哪！

女：这里面也有你老一份功劳。

男：（白）咱算个老几儿呀！

女：（白）放心吧，媽媽！

我一定虛心学习一跃再跃，

决不能稍有点成績就把尾巴翘。

最后再告訴你老人家喜事一件，

男：（白）喜事，啥喜事呀？

女：女儿我有了对象，他叫乔英涛。

他在机耕队里当队长，

二十多岁人老实，个子挺高。

男：（白）哎哟，我的媽呀！这小死鬼，你
眼睛里还有沒有你媽啦？

女：你老人家有空最好能来上一趟，

我把他領来你老瞧一瞧。

男：老大娘看完信往桌上一摆，

罵一声死丫头小春桃，

你倒来个先斬后奏不让我知道，

隔着鍋台就往炕上蹿。

你要在农村对了象，

再让你回来呀，那更难想招。

老大娘一边叨咕，一边穿上小袂袄，

要去找閨女柳春桃。（甩腔）

女：出門来丽日当头照，

男：大柳树枝不摆来叶不搖。

女：走出城門上大道，

男：一直赶奔孔家桥。

女：一气走出五里地，

男：两只小脚吃不消。（甩腔）

（夹白）哎哟哎哟！我的媽呀！这脚也找
病，疼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呢？

最后只有坐在道旁的柳树下，

女：手撩衣襟当扇摇。

只听得噔噔噔，西边有一台拖拉机正
朝这边儿跑，

两个胶皮大轱辘上下直蹦高。

司机是个棒小伙，

那分发给风吹得直往起飘。

胖胖的圆脸红光照，

大大的眼睛黑眉毛，

蓝色的工作服在衬衫外边套，

脖子上围着毛巾一条。

柳树旁煞住机车把大娘叫，

男：（白）上哪去的？大娘啊！

女：胜利大队孔家桥。

男：哎哟，真凑巧啊咱俩一道，

女：（白）你上哪儿？

男：也是胜利大队孔家桥。

（白）车上坐吧大娘，一会就到。

女：（白）不啦，别麻烦了。

男：（白）大娘，我是胜利大队进城修车的，
大娘您老还没坐过这东西吧？

女：（白）可不是。

男：（白）那就请上来吧！

女：（白）我可要以实为实不客气啦，
就踩着这个上啊？

男：（白）对，来，我拉您老人家一把。

女：（白）謝……謝！

感动得大娘不知說啥好，

把个謝謝两字儿說得断了条。

上了机車忙坐好，

暗想道，这小伙待人礼貌风格高。

亏他救了我这一駕，

要不然这三十来里地可要我好瞧。

問声同志您貴姓？

男：小伙子笑了笑說免貴姓乔。

女：（白）我說乔同志呀，开这玩意儿可不易呀！

你是由哪个大学出的校？

男：小伙子笑了笑說农业中学。

女：你这孩子可真能取笑！

摆弄这东西沒有个三抓两挠的那还有招。

我估摸再損也得高中毕业，

跟馬神打交道书底子可不能薄。

男：几年来技术学习困难是不少，

全是老师把手教。

女：哟，你們这些年輕人呀就是記性好，

不象我們上了年岁的人啦，脑袋乱糟糟。

(白)你干几年了!

男: (白)五年了。

女: 这么說你是老把式啦!

怪不得武艺这么高。

男: 小伙子聞听笑了笑,

(白)大娘啊!

我这还不过是九牛一毛,

管咱叫老把式咱可受不了,

啥时候咱也得虚心向人家学。

女: (白)这个年轻人呀挺有出息。同志,

你多大了?

男: (白)二十五, 属虎的。

女: (白)哟! 好岁数。

那么說对象了吧? 媳妇在哪儿?

是属龙是属虎, 是胖是瘦是矮是高?

男: (白)这……

女: (白)說呀!

男: 您可叫我怎么說好……

女: (白)有沒有啊!

男: 嘿嘿!

有沒有如今还不敢打保条。

女: (白)怎么?

男: 我們俩倒是已經談好,

耽心的是丈母娘那关怕难逃。

女：（白）丈母娘，怎么了？

男：她老人家倒挺好，
就是有点眼眶子高，
恐怕瞧不起咱这庄稼佬，
所以说如今还在三悬着。

女：哎哟，啧啧！我当有啥大不了，
这点小事还值得“熬糟”。
只要你们两个都同意呀！
当老人的那是白把边鼓敲。
再说是如今的老人有几个那样不开
窍，
可别听别人瞎叨叨。
这个节骨眼农业有多么重要，
庄稼人的地位比啥都高，
我要有个姑娘啊，随便她找，
找个啥样的咱也没挑。

男：要都象您老人家这样进步那有多好，
一棵树哪能结一般大的桃。

女：一句话说的的大娘我心直跳，
把涌上唇边的话咕咚一下子咽进去都
没顾得嚼。

男：（白）大娘！

女：（一惊）啊！

男：这半天却忘问您老贵姓，

来到此处把誰瞧。

女：你問我呀？啊，我姓柳，
找我的女儿柳春桃。

男：（白）啊！你！你找誰？

女：年輕輕的怎么耳朵不好，
柳春桃，柳春桃，这回听着沒听着？

男：哎哟哟，原来是丈母娘到，
这真是叨咕曹操就来曹操。
一刹时精神溜了号，
就好象渾身上下发高烧，
心好象一个兔子在蹦蹦地跳，
耳朵里嗡嗡直响啥也听不着，
一双手松开方向盘不知不觉，
这机車好象寻草的老牛直奔順水壕。

女：吓的大娘失声大叫，
快站着啊，快站着。
（甩腔中加舞蹈，夹白）

快站着，快，
……壕沟，壕沟！

男：小伙子好象从梦中惊醒，
把方向盘使劲一摔，那机車鳴的一声
甩头离开壕。

女：老大娘摸摸心，心还跳，
用手指了指小伙子的后脑勺：

你这孩子太也毛愣了，

(白)不怪不让我管你叫老把式呢，
看样子你真还得学一学。

这要是掉进壕沟生命事小，

弄坏了拖拉机你搁啥包？(甩腔)

(夹白)孩子，不是大娘我批评你呀，
你这样毛毛愣愣，可不行啊！命是
个人的，拖拉机可是公家的。

男：小伙子闻听暗说不好，
头一个回合就给我个眼罩瞧。

女：他二人说着话机车突突跑，

男：转眼间来到了孔家桥。

女：远处看小屯风光多美好，

男：青山绿水小石桥。

女：河岸上百座房屋苦新草，

男：房檐上一嘟噜一串的紅辣椒。

女：近了看前园果树后园菜，

男：秋海棠压得老树弯了腰。

女：从地里回来吃午饭的农民边走边唠，

男：内容是誰割的好誰割的毛。

女：正走着一群大姑娘挡住了道，

尽管司机怎样按喇叭她们瞧也不瞧。

男：气的个小伙子大声喊叫，

不躲开小心撞折了你们的腰。

女：姑娘們回头滿臉是笑，

人群里有人叫小乔。

（白）我說小乔啊！車上的大娘是誰呀？

男：（白）春桃的母亲——柳大娘。

女：姑娘們聞听柳大娘到，

噉的一声好象是大海漲了潮。

一个个爭着搶着問您老好，

男：老大娘不住閑地答应着。

女：有一个小黑丫頭搶着把大娘从車上往
下抱，

男：姑娘們齐說別給摔着。

众星捧月来到了生产队，

你忙装烟她忙把水烧。

女：黑丫頭說我去把咱队长找，

男：大娘說队长活忙可別把他煩勞。

女：大娘啊，您知道队长是哪一個？

男：（白）哪个呀？

女：就是你的女儿，妇女队长，

五好社員，能写能算，

能割能鏟，文武双全的柳春桃。

男：（白）啊！这……

女：黑丫頭一甩辮子跑出去，

男：老大娘心里好象塞了块热粘糕，

別有一番滋味叫人說不好，

不知是恨春桃哇，还是爱春桃。(甩腔)
(夹白)看来呀，真不能再拿老眼光看
旧皇历了，你们都瞅瞅，如今晚这
农村变的该多快呀！跟在早可真是
两个天地啦。你看！房象房，舍象
舍，牛马成帮，鸡鸭成伙，苞米楼
子高三丈，一嘟噜一串的那是海棠
果，春桃这孩子有眼光啊，你说谁
象我，咳！越想越窝火。
在这时门外飞来一串笑，
笑声中大娘抬头瞧。

女：黑丫头一步跨进屋，说书记队长到，
小辫子直劲拨拉后脑勺。

男：紧接着，走进来人两个，
一个矮来一个高，

女：(白)媽！

男：忽听有人把媽叫，
老大娘才发现小矮个的是春桃。
(白)春……

女：(白)媽！

男：(白)哎哟！我的孩子，
一年多不見改变了容貌，
人比过去胖了，个子好象也比过去高。
小白脸变成了黑紅脸，

脸蛋儿好象五月里的桃。

孩子！一年多肚子疼病好没好？

你妈我时时刻刻惦记着。

女：（白）妈你放心吧！

这劳动就是仙丹妙药，

这回呀！大病小病全都连根薅。

男：黑丫头抢着说大娘你不知道，

咱春桃姐一顿能噙八个豆包。

一句话逗的大伙哈哈笑，

女：春桃说，小死丫头你别什么都掏，我
给你两撇勺。

男：姚书记说您老的福份可真不小，
有这个能文能武的姑娘多么自豪。

女：大娘闻听笑了笑，
她今后好坏得靠大家多帮着。

这回我算想开了，

永远送给你们孔家桥。（甩腔）

（夹白）那个节骨眼上啊，我脑袋不开
窍，我寻思农村还和在早差不多，
弯弯犁老牛车，破草房象猪窝，整
天是摆弄土垃坷，有啥出息。可现
在一看哪！哈哈……

人民公社的前景无限好，

青年们的志向一天比一天高。（甩腔）